

追光逐影 砺初心

□ 雷律庆



当清晨的露珠还挂在桂中水城的水杉叶上，我站在桂中桥中央，看一湖碧水载着晨光缓缓南流。来宾，这座年轻却又充满厚重历史底蕴的城市。17年前，我背着采访包走进眼前这片土地时，脚下还是泥泞的村道，如今镜头里已是花草繁茂、高楼林立。

记得2010年那个暴雨倾盆的夏夜，我跟着抗洪抢险队在齐腰深的洪水中跋涉。照明灯光里，消防战士紧紧抱着一个襁褓中的婴儿，一边跨上冲锋舟一边哄着孩子：“不怕，不怕哦。”这时，紧跟在后头的孩子母亲脸上的愁容舒展开来，她主动面向镜头，说了一句让我印象深刻的：“记者同志，记得告诉大家，我们不怕洪水！那么多救援人员在这里，我们很安心。”这带着些许壮腔的呼喊声，至今仍在我耳畔回响，我深知，这就是来宾人民挺起的一道“洪流中的脊梁”，而真正的脊梁，是千万双相互搀扶的手。

脱贫攻坚的岁月里，我曾在兴宾区石牙镇的甘蔗林里蹲守近一个星期。村民张大哥用布满老茧的手，教我辨认哪根甘蔗最甜：“茎节要匀称，就像日子得细水长流。”2019年秋天，当他家第一辆小轿车碾过新修的水泥路时，整片蔗海都漾起了绿色波浪。我在采访本上记下这样一句话：“扶贫不是把水桶装满，而是点燃心中的火把。”如今，分布在来宾各县(市、区)各个乡镇、村屯的驻村工作队，正举着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熊熊火把，连成璀璨星河，照亮了村庄的夜晚。

蔗浪翻涌，桑园叠翠，稻田金黄，青山绵延，钙基新材料迸发创新火花，纸基新材料书写绿色篇章，生物医药孕育生命希望，金属新材料锻造工业硬脊梁——从事媒体工作短短十几年，我亲眼见证这座年轻城市的华丽蜕变，传统与现代在这里交织成一首激昂的发展交响曲。

用摄像机追光逐影的道路上，满是人们心手相牵的温暖力量。就像几年前在金秀瑶族自治县参加一次采风活动时所遇见的情景——来自五湖四海的客人受到瑶族群众的热情款待，80多岁的盘奶奶捧出珍藏的米酒，非要给年轻的广东游客抿上一口。她说：“喝过同心酒，就是一家人。”镜头里，老奶奶的五彩瑶衣在夕阳下格外耀眼。美酒传递间，那碗里涌动着的是大瑶山深处永不干涸的温情。

17年记者生涯，录像带换成了数字卡，采访本从纸质变成了云端，但有些东西始终未变。当我在新闻里与观众分享桂中水城的夜景时，当我的视频让偏远山村的农产品走向大市场时，当“00后”实习生举着云台相机喊我“老师”时，我忽然明白：新闻不是冰冷的记录，而是需要用双手焐热的时光碎片。

当我轻轻翻开书架上那一本泛黄的采访本，仿佛听见17年前那个青涩的自己轻声发问：“你准备好用一生去见证了吗？”

而答案，早已写在这座城市的每一寸车轮里。

我的工作日记

□ 王瑛



如果用周记的形式记录我的工作生涯，应该正好是“周四”。“周一”是新入职时一切的好奇和兴奋。

作为土生土长的来宾人，在进入媒体工作之前，我对于这片乡土似乎从来没有过真正的了解。初入来宾日报社，我的第一个身份是晚刊记者，工作就是搜寻城区角落里的民生新闻，或温情，或劲爆，或日常。这是一项琐碎的工作，我不断“解锁”新地图、新人物，走进从未听闻的小街小巷，倾听不同市民讲述的生活日常，通过他们的故事和情感丰富报道的内容，同时也“丰富”着我对于来宾的认识。

“周二”是结束适应期之后的淡定和憧憬。

当记者是“E”人的舒适圈，那编辑就是“I”人向往的工作。从大马路到办公室，工作地点变了；从白天采访到夜晚改稿，工作性质变了，而我也在不同的稿件里看到了“前进”中的来宾。有人说城区绿化太少，如今“口袋公园”几乎成为每个社区的“标配”，有人说锻炼场地不够，于是“家门口”的学校纷纷打开大门构建起“15分钟健身圈”；有人说招聘机会太少，“零工市场”专场招聘便如雨后春笋般兴起……从编辑的视角看来，不再拘泥于某条街道、某个事件，是一幢幢高楼林立，是一片片欢声笑语，是一张张微笑的脸庞。

“周三”是开始有了富余时间的熟练和满足。

2020年春节刚过，我被调至时政记者部，重回一线，交出的回归之作就是《来宾驰援湖北医护人员战“疫”日记》新闻报道。那时，我和同事每天辗转医院、企业和乡镇，从不同的角度报道全市疫情防控情况，需要24小时待命。那些企业缺工人，将风险放在身后，责任扛在肩头。相较于晚刊记者穿梭于相对便捷的城区，时政记者需要在田间地头挖掘更“接地气”的新闻，从一根甘蔗的长势到一亩稻田的丰收，从一家工厂的落户到一个园区的兴起，我从一次次报道看到了来宾农业、工业甚至经济发展的脉络。

“周四”却好像进入了倦怠期，也巧，今年正好是我的“七年之痒”。

经过“回炉重修”，我又来到新的岗位——时政编辑部，从小心翼翼地核对每一个重要词汇，到长期保持高度严谨的状态，我渐渐失去了新闻工作的方向。每天都在一样的工位上，接收同一类型的稿件，和同样一群人工作到凌晨，重复着同样的日常，很难不会觉得无聊、烦躁和叹气。这是一段无法开解的心结，只要忍耐、坚持下去，就一定会发生变化。

因为，“周五”总会到来，那将是崭新的一天。新的一天，总是令人期待的，不在于这一天里会发生什么，而在于一切都是新的，这就让人充满希望。

我的“工作日记”还会继续写下去，写到“周六”“周日”以及更长远的“下周”。那时，来宾是什么样子，我是什么样子，才最是令人期待。

我写我读

我与来宾共成长

在第26个中国记者节来临之际，来宾市融媒体中心选择将镜头反转，对准新闻的记录者，联合“微观夜读”栏目特别策划《我写我读：我与来宾共成长》专题，邀请一线记者、采编人员执笔为镜，用真挚的笔触与声音，回望新闻现场内外的动人瞬间，分享报道背后鲜为人知的亲历故事，共同编织出一幅与来宾城市发展同频共振的生动图景。

我和小城有个约定

□ 刘维



这些年，我追赶城市的晨光，也记录社区的烟火。不知不觉，做记者的这些年，我已在来宾这座小城里，写下了不少故事。

今年七月，我前后五次到兴宾区凤凰镇那些被遗忘的废弃矿点采访，就想弄明白一件事——它是如何“活”过来的。

翻开那本厚重的《来宾县志》，泛黄的纸页里，矿山曾是地方经济发展的支柱。可当我真正站在凤凰镇的土地上，看到的却是另一番光景：矿坑不见了，取而代之的，是一片绿油油的甘蔗田。风轻轻一吹，成片的甘蔗随风舞动。

兴宾区自然资源局的一位领导带我走访时，忍不住蹲下身，摸了摸宽大的甘蔗叶：“你看，长得多好。”他语气里带

着激动，“这说明，土地真的恢复了生机。”当车子来到成片甘蔗地旁的小路时，他眼睛一亮，指着从甘蔗地惊起的一群白鹭说：“瞧，这就是生态变好的最好证明。”

那一刻，我忽然懂了。这不只是一次生态的修复。这些重新披上绿衣的“青山”，早已成了老百姓的“甜蜜事业”。“我下车来到黄安优质“双高”糖料蔗基地，听着蔗叶“沙沙”作响，仿佛也看见了村民们丰收时脸上的笑——他们的日子，也像这甘蔗一样，一节更比一节甜。

写这篇稿子时，我想起了刚入行的自己。2022年，老旧小区改造工程启动，我和居民们一同见证了老房子一点一滴的变化。第二年回访时，曾经采访过的阿姐高兴地说：“你看，现在居住环境多好，出门就是公园，我孙子天天来这儿滑滑板！”

2023年，我去采访城中区的“飞线”乱象——狭窄的巷子里，电线如蛛网般缠绕，不少居民从楼上私拉电线为电动车充电，看着让人揪心。有一次到社区采访，经过这个地方的时候，昔日乱象已不复存在，取而代之的，是整洁明亮的小巷。

常有人问过我，当记者最幸福的时刻是什么？我想，大概就是翻开采访本，就能清晰地看见——这座城的变化，都藏在每一个具体的人身上。

四年的时间，我从一个只会埋头记录的新手记者，慢慢成长为能读懂城市温度的记录者；而来宾，也从一个不起眼的小城，变成了一座充满温度的宜居之地。

我知道，我还会继续“追”着这座城市跑，记录下平凡的故事，因为我和这座小城有个约定——我们一起成长。

从“同名”记者到“花卷”小编

□ 谢雪忆



有了新的角色。2023年6月，我报道了一位医生救治落水少年获赠锦旗的事迹，稿件发布后，有网友指出还有另一位救人市民未被提及。在领导的重视与同事的鼓励下，我几经周折找到了这位市民。初次沟通，她婉拒了采访；但我没有放弃，以真诚再次叩响她的心门，最终她同意以录音方式讲述事发经过。当这篇承载完整真相的报道面世，我深切体会到，新闻工作不仅是记录时代变迁，更是守护一座城市的温情与正气。

半年的记者经历，让我真正走进了来宾的“肌理”。我意识到，必须多到基层一线、多去群众之中，用双脚丈量大地、用慧眼洞察问题，在一线挖掘更多鲜活生动的故事，努力推出有思想、有深度、有温度的新闻作品。我曾记录老旧小区改造后居民脸上绽放的笑容，也曾书写农业机械化化为田野带来的崭新气象。这些鲜活的故事，让我亲身感受到这座城市日新月异的发展速度与民生温度，对它的理解与热爱，也在这场深入的行走中愈发深沉。

如今，媒体融合的浪潮将我再次送回新媒体编辑的岗位。在这里，为了微信和App能多收获一个点赞、一次转发，我每日在文案、标题之间周旋，在“首发”与“工分”的赛道上奔跑，于不断的“内卷”中变换“花样”，常笑称自己是一枚“小花卷”。指尖流转间，编排的是街巷里升腾的烟火气，记录的是社区中焕发的新颜；而那版面上跃动着的，又何止是冰冷的文字与图片？那是一座年轻城市拔节生长的生动剪影，更是我们与千千万万读者共同书写的、温暖而真实的城市记忆。

回首来路，从那个憧憬“同名”记者的小女孩，到在媒体融合大潮中探索前行的“小花卷”，我将持续提升业务能力，勤学苦练，多磨炼，努力成为全媒体人才；俯下身、沉下心，察实情、说实话、动真情；记录伟大时代，讲好来宾故事，传播来宾声音，做一名党和人民信赖的新闻工作者。

我脚下的路，与这城的万水千山

□ 叶芳千



2023年在龙利村，秦远莲指着刚冒头的竹笋说：“这是我们的致富路。”这个湖南远嫁而来的湘妹子，曾在龙利村走过最艰难的路。命运把最陡的坡都给了她，但她选择了向上走一条新路。

她跑去外地学技术，在自家地里试验，硬是把两百多亩荒地整了出来。脱贫户蓝秀红在林间施肥，说道“这路走对了”，还有三十多位村民也沿着这条新路找到了方向。秦远莲谦虚地归功于党的政策帮扶，而我从对她的采访里，看到了无数个扎根在来宾基层，带领乡亲们走上致富路的村干部、驻村队员们的背影。

2024年，我跟随黄日秀、黄通甫的脚步来到海拔1200多米的龙道山护林点。作为这片林海中唯一的夫妻护林员，他们负责的这条护林线路中最长的需要7个多小时。黄通甫利落跃过溪流为妻子开路，黄日秀则踩着丈夫的脚印，这是他们十多年形成的默契。黄通甫介绍，以前最近的观测点要四十分钟才到山脚，现在路修到山里了，骑车十分钟就到。

“没有什么孤独的，我们走的路，山看见了、水记住了就行。”黄日秀的话在山谷间回荡，也落在了我的心里。当城市亮起灯火，他们在无边的墨绿中缓缓前行，守护着这座城市可持续发展的根基。

这几年的采访工作，让我逐渐从一个单纯的记录者，转变为故事的参与者。我开始在每一次采访中，主动寻找自己与这座城市的连接点。

新闻之所以重要，主要有一个原因，那就是人。它写人，影响人。城市的发展从来不是冰冷的数据与孤立的工程，而是由无数个个体的选择与坚守编织而成的温暖图景。而我，也正是在与一位位采访对象的对话中，与来宾这片土地产生更深刻的情感交融。

与来宾共成长，我将继续作为这座城市的同行者与记录者，用我的笔与镜头，用追问修一条“理解之路”，用倾听修一条“对话之路”，为来宾的奋进历程撰写一份温暖的时代注脚。



回到来宾

□ 罗翠皎

在我的老家，“来”和“回”这两个字有着很大的情感分别，就好比一个是过客，一个是归宿；一个透着客气，一个透着亲切。是决不能用错的，否则会被笑话分不清身份。

作为一个外乡人，到了来宾，一度觉得自己只是一个过客，总习惯用客气的字眼来故意保持一种疏离感。每到休息时总想着“逃离”，每次回来总要说是“返程”，生怕说了“回”字就背离初衷。直到某次去外地，仅仅过去几天，我就脱口而出“我想回家来了”。

不知从何时起，这份情感认同已经潜移默化地渗透进了日常。也许是节目中与听众互动的点滴，也许是采访路上遇到的人和事，也许是不再叛逆的年纪与正青春的城市之间那微妙的碰撞……

还记得十多年前初到来宾时，每天骑着辆破旧的二手自行车，往返于租住的筒子楼和广电大楼之间，带着桂中大道的尘土，忐忑不安地走进直播间，用生涩的话语抚慰着收音机旁迷茫无助的“小城归人”。那时的我们，游离在这个年幼城市边缘，年轻却不一定觉得自己可以“有为”，因为很多事情都只在起步摸索阶段，未来未知，于是我们通过电波找寻短暂的栖息地，彼此宽慰：往前跑吧！一切都会好的。

岁月流转，脚步从未停歇。在“天下来宾 来者上宾”的口号声里，全国各地的跑友汇聚来宾马拉松，用脚步丈量这座城市的魅力。当他们跑过桂中大道，这里的尘土已经孕育出一片绚烂嫣红，我带着紫荆花的香气，胸有成竹地走进赛事直播间，自豪地向“天下来宾”推介这个充满活力的年轻城市。大家纷纷留言点赞、喝彩。人生也像一场马拉松，我们都奔跑在各自的赛道上，不为与谁争高低，只为与自己对话。极限在哪里？跑起来才知道。

后来，在我们的访谈节目中，一对“80后”农村夫妇给出了他们的答案：十年背夫路，肖美玲咬牙坚持，从未倒下，她说“我在，家就在”。黄清华借轮椅“站起来”，成了“勇气博主”，他说“要成为家人的一道光”。他们的事迹传为美谈，得到了很多人的关注和支持，大家都说“他们让我们看到了爱情最美的样子”。其实，小城的美藏在各个角落，下到基层、走近观察，与采访对象真诚对话，使我更容易发现和共情。

这份职业让我“经历”了很多人的经历，也见证并记录了这个城市的发展变迁。起初我带着对职业的热爱来到这里，以为只是“独在异乡为异客”，却最终在这片热土上体会到了归属感。套用一句歌词：回到来宾，你根本不用担心太多的问题，她会教你如何找到你自己。



烟火里的岁月同行

□ 覃明春

我是土生土长的来宾姑娘，二十多年的记忆浸着这座城的烟火气。从老巷夜市的油香到新城商圈的灯火，从绿皮火车的“悠悠慢游”到城际高铁的一路飞驰，我是城市变迁的见证者，更是与其并肩长大的同行者。

童年的夏夜，绕不开老巷夜市的热闹。那时挤在巷巷，油地粘脚、竹签散落，如今全变了样：地面干净、摊位整齐，少了杂乱，多了清爽，商超灯火通明，人潮藏着来宾变好的痕迹。后来进入新闻单位，便用档案中的整改照片，把这些变化攒了下来。

小时候最期盼的，是家门口能有条不沾泥的路。外婆家门前的碎石土路，踩着咯吱响，碎石粘鞋缝；一到雨天成泥坑，泥点溅裤脚。我常常坐在门槛发呆：什么时候能有条干净的路？村里的操场能平整，晚上也亮堂堂的呢？

这份盼头，终究没被辜负。长大后，我竟在工作中找到了这份期盼落地的印记。去年整理旧报纸时，从柜子里翻出叠发黄的报纸，一篇关于清洁乡村的报道让我心头一热——文中写道“全村泥巴路改建水泥路”，配图里村民举着扫帚扫新路，有人笑着抹汗，眼角满是欢喜。指尖划过发黄的纸页，踩泥路的记忆涌了上来，眼眶一下子就湿了，原来我每天统计的报表，整理的档案，都是家乡一步步走向更好的脚印。

现在的来宾，早已把“走路不沾泥”的小愿望，长成了“抬头见高楼”的大风景。变化最明显的，是出行的速度——小时候去柳州走亲戚，坐绿皮火车，咣当晃着将近两小时，夏天的车厢又闷又黏，汗顺着后背往下淌。2014年来宾北站通了高铁，再去柳州只要半小时，去南宁才一个多小时，全程享受空调，清爽舒适。去年整理高铁通车十年的报道，看到有人说：“从前去南宁上班要早起赶火车，中午才到；现在早上在来宾吃碗米粉，晚上还能回家看电视”，我忽然想起第一次坐高铁的场景：窗外的稻田、蔗林“唰唰”往后退，车内的我心中狂喜，原来来宾和外面的世界，早已贴得这么近。

我刚进单位时，连数据统计流程都搞不清。第一次接手任务，对着表格反复核对，生怕错漏一个数字，磨磨蹭蹭耗了大半天，桌上的茶水凉透了，都没顾上喝一口。可现在再处理数据，早已没了当初的慌张，顺手就能把乱糟糟的信息理得清清楚楚。我常想，我和来宾的成长，就像报表里的曲线：城市的曲线每向上抬一分，我成长的轨迹就跟着往前挪一步。

如今，我常在傍晚加班的间隙走到窗边，正对着桂中大道和红河大道交汇的十字路口——车流织成光河，车灯、路灯与商舖招牌的光层叠叠，亮得晃眼，空气里都飘着细碎的光粒。看着眼前的光景，心里特别踏实。

记者节又至，握着鼠标，盯着报表，我更明白了这份职业的意义——不仅是记录一座城的变迁，更是守护一段共同成长的岁月。未来，我还会陪着来宾继续走下去，记它的烟火、守它的成长，和它一起奔赴烟火升腾、岁月安暖的新篇章。



扫码聆听本期文章